

有所不安輒不辭而退徑出江郊者三次遞下衿陽者兩次若稚弱子之恃愛失禮於慈父母蓋臣以慈父母仰宣廟而宣廟以稚弱子視臣亦不至深咎焉逮至昏朝將危將亂可驚駭可悶痛之事不啻千百而臣再為首相不敢出一言求去亦不敢舉一足徑退終至於竄謫而後出外昏朝處身之難如此今臣年已八十氣力漸盡腰腳不運卧而不起入地之期匪朝則夕其當退之情事又大非宣廟朝之比臣既遭遇聖明有何嫌難於聖明有何疑懼於聖明而不盡下情終始趨頃至死不去以為清朝士夫之羞哉臣常以宣廟之視臣望於殿下而殿下不以宣廟之視臣視臣危衷至懲未蒙察納而徵召相望催之不已臣將此憂懼而死目不瞑於地下聖明遇臣之隆恩顧無其終臣不能無憾於天地之大也臣近日退伏待罪不敢有所陳乞而今復瀆擾於哀疚之中罪又大矣倘蒙聖明諒臣之情而赦臣之罪許臣之退而適臣之職則於公於私兩得其便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上遣史官諭之曰卿之還朝予方企待辭疏又到予甚驚悶近因卿之去位人心渙散國步日危今日益知卿之去就係國安危矣卿不在朝不能一日為國願卿赦予既往之失念卿前日之言勿為控辭須速入來以副蒼生之願望○未時蒼白